

東華續錄

乾隆四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綸恭校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己丑免甘肅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賦○庚寅諭據高晉奏上江鳳潁泗所屬水利要工均於上年歲底一律完竣等語安省河道淤墊頻年被水特命裘曰修夢麟等會同督撫阿臣和衷籌議發帑興修廣爲疏濬自開工以來諸臣能仰體朕懷悉心經理所在要工俱能迅速集事甚屬可嘉裘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已於下江各工告成疊予議敘外高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承辦各員並著該督撫等查明分別咨部議敘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平定伊犁時達瓦齊敗走回部爲圖爾瑪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遣阿舒爾瑪特擒送軍營

不知此時圖爾瑞地方尙係伯克霍集斯辦事抑或更替他人可
傳諭雅爾哈善等於進兵時訪問若仍係伯克霍集斯辦事則即
向伊等云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皇上卽施恩賞
賚尙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等俱已平定
領兵前來專爲問爾和卓木之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
自必承承恩澤仍酌賞段匹等物以示獎勵凡大兵經過地方皆
當如此宣示及酌量獎賞俾回人聞風歸嚮或將賊酋拏送亦未
可定卽不然而衆心內附賊酋等自必力窮無助我兵擒勦亦易
如歸附人等有奮勉行走者更宜嚴賞獎賞雅爾哈善等當加恩
辦理○諭兆惠等奏稱正月內馬匹送到卽進勦巴圖爾烏巴什
等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擒拏布拉呢敦霍集占儻辦不隨意不
能卽入回部則且屯田積穀市哈薩克健馬俟次年整兵再進等

語兆惠等所見亦是但不可有意遲疑惟當相機以應如上年進兵時卽計及辦理回部其後竟成空言今謂賊人在沙喇伯勒恐又復他往或向內來俱未可定若伊等果在沙喇伯勒坐食勢必貧人盜竊其富家不堪爲命互相殺害斷無安靜之理我兵乘機取之甚易兆惠所奏未免豫留地步卽非有心觀望而怯懦固其本懷以爲事若無成伊已先爲奏及不知臨時更有阻滯卽俟次年辦理又有何礙況車布登扎布陛辭日朕已諭今年儘力趕辦如趕辦不及卽明歲辦理亦可且辦理回部見諭添派綠旗兵八千名兆惠惟帶原議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辦理回部已命雅爾哈善額敏和卓前往觀今日兆惠所奏顯係以兵少爲慮欲留雅爾哈善所帶之索倫兵一千用壯聲勢耳可於綠旗兵八千內派出一千合原議之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索倫兵一千仍令

雅爾哈善帶往○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等據俄羅斯
邊界報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出痘身死今將身屍送至恰克圖等
處請遣人驗看等語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罪惡貫盈身死屬實
琳丕勒多爾濟向認識阿睦爾撒納今天氣尚寒逆屍尚未腐壞
接到此旨桑寨多爾濟卽遣琳丕勒多爾濟速往恰克圖驗看並
曉示彼處頭目云爾等念兩國合好將逆賊之屍送來以彰信義
大皇帝深爲嘉悅已命理藩院行文爾薩納特衙門一面命我取
逆賊身屍解送京師等語如逆屍已到恰克圖琳丕勒多爾濟卽
取以來儻伊等謂逆屍在塞楞格城亦卽前往驗看勿因恰克圖
是交界在彼住候或伊等止令驗看不肯發遣務宜嚴行曉示仍
先期作速奏聞○丙午諭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旣已蕩
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遁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
於今三年蓄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得不
極力追捕以爲邊圉久遠之計非朕之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
諭旨甚明去歲聞阿睦爾撒納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爲和
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況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尤非
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
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
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
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屍獻出
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屍爲確據者夫以阿
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即暫逃於
顯戮必難追於冥誅斷無久延觀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

羅斯之收留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且彼既以遵守舊約允全信義爲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況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屍已得準噶爾全局目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爲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天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爲遲卽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爲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衆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祚也卽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常稍救卽如俄羅斯既已收留

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屍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甚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構釁於俄羅斯之心卽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間之久而朕已慮衆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竄亦當早爲弋獲何至展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統計連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恤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屍已獲伊犁全部悉人版圖徐謀耕牧續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亦皆稱臣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爲有益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原可計

日平定不必更煩動衆所有阿睦爾撒納身死俟解到之日驗明
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己酉吏部尚書汪由敦
卒 上親臨賜奠○諭吏部尚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敏練安詳學
問淵純文辭雅正簡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懈前以
偶嬰寒疾當命加意調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深爲軫
悼卽日朕親臨奠醊著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
於賜第停設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
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庚戌設東西長安門護軍○辛
亥諭軍機大臣等順德訥努三等奏業克明安德濟特以阿睦爾
撒納之嫂爲妻聞阿逆敗逃卽帶阿逆後妻自森博羅特入俄羅
斯又哈薩克奇齊玉斯之阿布拉該爾久送伊子於俄羅斯爲質
阿布賚亦近俄羅斯疆界過冬等語伊等詢訪之處自屬確實但

見在俄羅斯之畢爾噶底爾報稱阿逆出痘身死將其屍送驗則
阿逆已伏冥誅俄羅斯亦克全和好德潛特即竄匿其地亦無能
爲亦可置之不論至哈薩克之人本畏俄羅斯即如伊等前曾向
噶爾丹策零納貢因我師平定準噶爾即率屬歸降則其與俄羅
斯交好自屬事勢宜然且哈薩克若抒誠入貢自當賞賜以示綏
懷即不來亦無足重輕伊之畏俄羅斯與否更無庸介意著傳諭
順德訥等知之○諭順德訥奏稱哈薩克多羅特拜巴圖爾烏巴
什出痘身死哈薩克錫喇之衆俱爲瑪哈沁惟舍楞由車陳哈喇
逃往沙喇伯勒哈薩克之齊奇玉斯努爾賚汗兄弟已兩路帶兵
追遂等語從前朕即謂沙喇伯勒賊衆人心渙散力亦甚窮我兵
一到即可殄滅今順德訥所奏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再據奏稱哈
薩克阿布勒比斯言伊帶兵前至伊犁薩端挺生詢問知舍楞等

雖有萬餘戶見俱乏食但不行殄滅我等遊牧終不得安即不能
盡勦亦必追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布魯特等處方可結局於是公
同商議齊奇玉斯之額喀里蘇爾琿等帶兵萬餘至吹地方鄂爾
圖玉斯之薩爾圖根巴圖爾等帶兵三千由阿克陶烏克陶起程
約至克喀布拉克與哈巴木拜會合搶掠舍楞等俟春季雪消始
回將所餘厄魯特在何處棲止知會大兵等語兆惠等見在軍營
於賊衆情形何以全無信息今看伊等窮蹙已極勢必互相盜竊
戕害是大兵未到哈薩克早已俘獲無遺而兆惠等尚以沙喇伯
勒賊衆繁多頗有畏難之意可謂不諳事機矣又舍楞等或逃向
特穆爾圖諾爾及特克斯等處若距軍行遼遠卽酌遣偏師前往
搜捕以靖地方其哈薩克厄魯特交界處恐厄魯特殄滅後地多
閒曠哈薩克不免侵越雖遊牧無人在我亦難盡守然必先明疆

界或哈薩克等向將重大臣懇求轉奏朕亦可施恩賞給方與體制允協但不當聽其遽行侵越或輕易給與亦諱兆惠知之○命八旗大臣稽查城外五倉○壬子諭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逆屍準噶爾大功告竣具表奏賀試問王大臣等此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或尙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卽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旣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啟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之奸詭狡詐旣入俄羅斯豈能鬱久

居又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哈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
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謂此也是以上
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即
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旣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
肯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與師問罪固屬事
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屍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
道威德宜於前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
據努三奏稱德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
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餒餒之人耳若亦嚴行勸
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卽朕亦難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
事乘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
來旣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屍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哈

又輸誠內嚮西陲綏靖上續 皇祖 皇考未竟之鴻謨稍可免

衆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見在尚有葉爾羌等回部

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

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而稍懈也

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諭陳宏謀周人驥誼屬師生例

應迴避廣東巡撫著鍾音調補周緒著調補福建巡撫所遺貴州

巡撫員缺著周人驥署○以劉綬勳爲吏部尚書調秦蕙田爲

刑部尚書以嵇璜爲工部尚書○命吏部侍郎三泰戶部侍郎劉

綸軍機處行走○癸丑以回酋霍集占罪狀宣諭回部各城曰朕

爲天下共主固有內外一體撫綏無使失所前因準噶爾變亂自

相戕害厄魯特等俱不聊生不忍坐視與師平定伊犁擒獲達瓦

齊就其各台吉宰桑等級分封錫爵普加恩賚方冀守分安居永

享遐福無如厄魯特豺狼成性陰險狡詐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
逃叛黨衆附和反覆無常揆之天理國法斷不可追因再行進剿
以正刑誅誠以兇頑不除則邊圉不靖不得已而出此皆爾衆伯
克回人所深知者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爾丹策零時被
拘於阿巴噶斯哈丹鄂拓克我兵初定伊犁釋其囚繫令爲回人
頭目方欲加恩錫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魯特變亂率伊犁回人逃
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朕以其或懼厄魯特驕慢暫避以圖休息尙
未加兵第遣使招撫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稱巴圖爾汗情尤可
惡若不擒獲正法則回衆終不得安生用是特發大兵聲罪致討
但聞霍集占起意倡亂布拉呢敦被迫從行已命分別辦理夫伊
等以兄弟至親朕尙較其情罪輕重期無枉抑何況爾等回衆全
無干涉豈有株連擾害之理惟是集霍占頗稱奸狡自知身犯重

辟或圖苟延殘喘造言惑眾以厄智特多被勦殺爲比殊不思爾等皆無罪之人朕何忍與叛逆之徒一體誅戮此次興師特爲霍集占一人爾等若將霍集占縛獻自必安居如舊永受殊恩如執迷不悟聽從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卽不復分善惡悉行勦除悔之何及尙其熟思利害毋致貽誤○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爾阿爲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爲領隊大臣進兵回部○甲寅諭御史朱嵇參奏侍郎于敏中兩次親喪蒙混爲一起然赴任一摺前于敏中守制回籍陳請歸宗原爲伊本身生母起見若非歸宗則於例不得受封此亦人子至情至於回籍後復丁母憂伊聞命暫署刑部侍郎時未經具摺奏明此一節原未免啟人訾議而該御史遽用張大其詞見之彈劾污人名節不無過當摺內引梁詩正等回籍終養以爲比例此尤未悉朕心梁詩

正之父年已衰邁而梁詩正欲回之意亦不甚切且其時有人謂朕不喜漢大臣回鄉里者朕是以轉令其回籍侍養俾遂父子之情且免求全之鑿而呂熾彭啟豐二人在卿貳中本屬無所短長故亦准其終養若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非呂熾等比刑部侍郎缺出一時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凡遇宴會不令與列此正與從前用蔣炳莊有恭爲巡撫同一不得已之苦心所降諭旨甚明而該御史輒以侍郎巡撫意爲區別豈外任封疆不妨從權起用而內任部務竟不必需人辦理耶且雍正年間有因員缺緊要特令在任守制如朱軾嵇曾筠孫嘉淦等指不勝屈今所用者不過此一二人而已若必謂在籍終喪方爲盡孝無論一切居鄉守制人員未必盡皆廬墓卽昔時築室居廬之人借此釣名干進徒滋物議者不一而足於風教並無裨益該御史又稱梁詩正等准其

告養海內聞風嚮化試思四海甚大此數人得請家居卽能澆風
盡息然耶否耶明季科道陋習動以奪情視事交章爭論曉曉不
已徒啟黨援攻訐之端於國是究屬何補殊不思科道爲朝廷耳
目之官如果政事有所闕失官僚貪黷敗檢卽據實舉劾朕方深
爲嘉予以風言路若所陳不過如此冀以博敢言之名朕不取也
朱嵇摺著發還○丙辰以平定準噶爾及哈薩克歸降宣諭布魯
特部落曰準噶爾自噶爾丹策零身故以來互相殺害羣生不得
甯居朕爲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何忍坐視其亂用是特
遣大兵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安集衆厄魯特部落俾得其所乃
準噶爾人等聽逆賊阿睦爾撒納之言反覆逃叛爲大兵擊敗阿
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
僅以身免始悔爲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